

## 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繡雲閣 第十八回 化仙府憑空試法 出遼陽選地為家

三緘自得老道許以汲水之役，每日勤勤謹謹，不令水池稍竭，以使老道歡，再不外起塵心，恐為逐出。一夜，老道呼而謂曰：「爾任汲水之役與牧羊之役，何者為佳？」三緘曰：「汲水勝牧羊多矣。」老道曰：「以爾心中，今所尚者何在？其在名耶，吾送爾歸，仍作邑宰；其在利耶，吾洞府內廣有金帛；其在酒與色耶，吾亦使爾如願而償。爾試為吾一言其志。」三緘曰：「名利酒色，吾已深厭，所願者，如道長瑤臺趺坐，身無累境，心入靜境耳。」老道笑曰：「爾受匈奴無限艱苦，所迫而然歟？抑亦甘心悅服而然歟？」三緘俯首再拜，曰：「實出甘心，並無勉強。」老道曰：「如是且免汲水，予爾一室，爾入靜坐，如果毫無妄念，吾便收爾為徒。」三緘曰：「道長既有此恩，吾願坐之。」老道遂呼道童引入斗室。室內別無器具，惟一石臺可坐。三緘甫入，道童已鎖門而去矣。三緘獨坐其間，只意一日之久，必辟門呼食。殊坐已二日，渺無人聲。三緘饑甚，意在思食，似有一筵設於室中，轉瞬間又空空無物。其心暗計：「是必老道設此以試語者。」於是不復思及焉。然饑火焚心，幾不能持，於無可如何時，思及老道趺坐形像，假效之而雙目緊合，腹如飽食然。二日已滿，道童辟門而入，曰：「老道呼爾。」三緘忙下石臺，出見老道。老道曰：「爾坐二日，饑乎？」三緘曰：「始而腹餒思食，繼效長老趺坐，瞑然合目，則忘其饑。」老道曰：「精聚神凝氣實充，結成寶物在當中；神仙辟谷無他法，只此靈犀一點通。」三緘雖聞之而不能解。老道曰：「人世之所謂榮耀者，皆曰公侯將相尚矣，豈知神仙榮耀，更甚於公侯將相乎？今夜道祖壽誕，群仙拜祝，吾洞內凡道童輩暨汲水燃香灑掃之子，悉隨吾去，以視其榮。俾爾歸來，勤造仙道。」言甫及此，三緘拜舞而請曰：「吾欲一附驥尾，不識道長肯見許乎？」老道曰：「皆可許之。」三緘欣然，當將羊氈拍去塵垢，左牽右展，無有停時。

傍晚之際，老道命一童子出呼雲車。童子領命來至殿外，向天呼曰：「雲車來，雲車來。」呼聲剛住，果見雲車無數，接連而下，霞光奪目，彩色炫人。頃之，老道問童子曰：「車可齊乎？」童子曰：「齊矣。」老道曰：「雲車既齊，爾等各擇其所愛者乘之。」其時洞外紛紛，各乘一車，直向雲端而去。

三緘見老幼道士俱入空中，方欲上車，一汲水僕人上前阻定曰：「毋急毋急，待吾登天後，爾再上雲車不遲。」三緘曰：「讓吾先去可乎？」僕人曰：「爾來幾日？」三緘曰：「十數朝矣。」僕人曰：「入門十天，即要僭登雲車，恐將仙人羞死。吾來此洞百有餘歲，所汲之水可成江海。爾之所汲，不敵龍王大泣一場，何德何功，敢與吾比？漫言吾誇海口，爾欲道學修仙，宜預拜吾門，看吾心內歡然，還教爾一二分否。」三緘聞言，不敢造次，竟讓汲水者先上車去，始行登之。殊坐其中，車毫不動，用盡足蹬手扭之力，仍復寂然。

正值計無所施，後面來一大漢，兩手合抱，立於車前。三緘不問車如何起，只以兩足亂蹬不止。大漢怒曰：「爾坐過雲車乎？」三緘曰：「未也。」大漢曰：「凡坐雲車，有數句靈咒，方驅得動。爾一上車，但用足蹬，是車豈似紫河，定要踏濫才能得出。」三緘曰：「靈咒若何，祈君教我。」大漢曰：「爾非吾徒，如何教法？」三緘曰：「吾即拜君為師，有胡不可？」大漢曰：「師參別人，一禮亦可。我這驅車靈咒，語句煩冗，足要叩頭一百，底都不扣一個，然後教之。」三緘曰：「叩首不難，誰為記數？」大漢曰：「吾為爾記焉。」三緘於是連連叩首，足至一百之數，始立於其前曰：「弟子已參師矣。驅車靈咒，祈師教之。」大漢曰：「此咒最為靈應，吾教之，爾其和之。」三緘諾。

大漢曰：「勞煩爾推。」三緘亦曰：「勞煩爾推。」大漢曰：「爾早有此咒，吾將爾推至三十三天矣。既坐便易云車，勞煩二字都捨不得，誰肯奉承於爾？況者雲車的車夫，甚不輕易，吾自四十八歲造，至六十始成推車大仙。爾勞煩二字俱無，豈雲車遊行，是風吹之走耶？」三緘曰：「吾初駕雲車，尚不識此道理耳。」大漢曰：「爾捱匈奴的皮鞭，又捱得來？」三緘曰：「弟子愚昧無知，祈師寬恕。既拜門下，望師導上天去一看榮華，歸來時又重重拜叩。」大漢曰：「焉有弟子坐車師推之理。不若待吾坐定，爾力推之，爬著車兒，隨吾一睹天仙，即爾萬幸。」三緘曰：「如是請師上車。」大漢不疾不徐，上車端坐，三緘將車搖動，果然斜斜直上，加以風送，其去如梭。

三緘手不敢釋，緊抓車尾，睜眼一望，已至半空，畏甚，閉定兩目，任其所之。

頃刻間，大漢呼曰：「止。」其車遂停。大漢已下，三緘猶然閉目抓著車尾。大漢突解其手，厲聲駭曰：「滾下去。」三緘身不自主，只向雲車而撲。大漢將車移於一旁，三緘僕地，久之問曰：「吾身落到地否？」大漢曰：「快矣，快矣，僅有二尺四寸矣。」三緘睜目睨視，乃在平地，翹首四顧，顧已而詢曰：「天上亦有山川井地乎？」大漢曰：「若無山川井地，聖神仙佛，未必呆在虛空。」三緘曰：「道祖宮殿在於何處？」大漢曰：「在天上。」三緘曰：「師與弟子已登天矣，胡言又在天上耶？」大漢曰：「天上復有天也。」三緘曰：「天上之天，與下重較量如何？」大漢曰：「還不及人心耳。」三緘曰：「此次師仍坐上雲車，弟子願服其勞。」大漢曰：「明明是車尾兒帶爾上天，何服勞之有？然師已備坐，此次讓爾坐之而吾推之。」三緘喜，叩拜大漢而後坐焉。大漢曰：「爾將目閉著，天愈高則風愈大，恐於眼眶吹起火時，所視不遠。」三緘如命，合定雙眸。大漢將車轉運片刻，曰：「到矣。」三緘睜目視之，與前無異。因詢之曰：「師乎，此重天何其易上如是乎？」大漢曰：「善推雲車，自不難耳。」三緘曰：「宮殿安在？」大漢曰：「爾之身後，非宮殿而何？」三緘回顧，果然重重宮殿，閃閃金光。

信步來至首門，瞥見二虎蹲踞於外。三緘駭曰：「二虎當道，如何能進？」大漢曰：「虔誠一拜，虎自馴服，不爾驚也。」三緘怯甚，遙而拜及，虎亦舉爪，如答禮然。拜罷而入，已經重門三四，人跡渺無。三緘曰：「仙人究在何地耶？」大漢曰：「爾可登是樓頭，由窗隙偷窺，自見仙子矣。」三緘於是緣梯而上，倚窗外望，更見宮殿無算，層層階級，玉砌金嵌。宮殿中五彩雲霞，凝結一片，群仙濟濟，道冠道服，盡屬繡龍盤繞，候於兩旁。無何，鐘鼓齊雜，笙簫並奏，一聲雷震，執事排列，幢幡羽扇，塞滿殿庭。事事停妥，金門展放，一道童子捧《太極圖》，紅綠毫光直透殿外，又一童子牽著青色板牛，吐氣如虹，閃灼光明，似金似火，凡有窗櫺之處，皆為射入。三緘駭退數十武，而光仍照及焉。當是時也，心已畏甚。

大漢突上樓頭，呼曰：「快臨窗一望，道祖駕至矣。」三緘疾趨視之，遙見道祖白鬚白髮，龍服冕旒，端坐於臺，臺上彩霞周圍旋繞。群仙拜舞畢，殿門展處，金光一道，退入宮中。

來祝群仙列坐兩廊，設筵暢飲。飲罷，四散紛然，或虎或龍，或鳳或鸞，所乘不一而去，老道亦坐雲車而返。群仙散盡，三緘猶呆立窗前。大漢曰：「群仙已歸，爾奚若者？」三緘曰：「吾已在天，不願歸矣。」大漢曰：「如何？」三緘曰：「仙子之榮，吾甚羨慕，不忍歸也。」大漢曰：「爾且歸去，俟仙道修成，再來此間，永不歸耳。」三緘不語。大漢怒曰：「爾果不歸耶？爾即在茲，吾將去矣。」言訖隱然不見。

三緘於大漢去後，復到仙宮細細視之。視之已遍，身倦欲臥，即於宮內憑几而眠。眠久而蘇，極目環顧，仍在峭壁下一石穴前焉。遍尋老道，未見其人，汲水僕夫暨推車大漢亦寂然無有。三緘泣曰：「老道棄吾而去，吾何以生？」於是帶著泣痕，盤桓穴外。忽見草履二隻，掛於荊棘，內有紅箋一條，拾而閱之，上題四語云：「是履草為身，能將上境登；過山兼越嶺，底下惹風生。」三緘視此，已在一知半解之間，然其心急，欲哀祈老道度脫苦海，忙忙攜得草履，遍繞峭壁尋之。

尋至紅日西斜，腹餒無食，兼之足力軟弱，難於奔馳，遂坐石臺將草履穿上，心思欲登峭壁，足底似有人扶，騰空而升，直到山頂牧羊之地。入目猶昔，恐被匈奴所見，轉思欲過秦嶺，仍到原處，以候宥罪音信。思猶未已，足下雲起如絮，將身擁著，飄忽而行。兩耳風聲濃濃，頃刻下墜，詳視地面，已在秦嶺山亭外矣。由山亭東轉，竟至鄔公所住，第見草舍如故，羊氈等物毫無所有，空空一室，矚目神傷。三緘是時欲居此地，候其信音，則糧食絕無，欲不居此以候音信，又恐兩相錯失，誤及來人。左右圖

艱，游移莫定，猛然思及蘆花岸上旅主多情，不如到彼候之。一則口食有需，一則都人來往必從此過，甚屬兩得其宜。意計甫定，草履忽然運動，將身送至空際，竟向蘆花岸之旅舍而墜焉。

三緘入舍，拜謝旅主裹糧之恩。旅主驚曰：「爾去數載，尚在人世，所居何地，可悉言之。」三緘遂將始遭強暴、繼陷蠻邦、無限磋磨備陳顛末。旅主曰：「入此蛇蠍之鄉，猶是完璧歸趙，若非仙神護及，不能至此。吾也設肆有年，凡充配而去，能得生還者十僅一二。子今歸來絕地，誠不幸中之大幸也。吾當煮酒賀之。」當命老妻設筵，三人共飲。

酒筵將罷，旅主謂三緘曰：「相公既出牢籠，宜歸中國，然孤身隻影，途程不熟，將如之何？」三緘曰：「前日杜公歸都之時，吾已叮嚀囑托，如赦罪文下，吾家父母必遣人來，欲在嶺下久住以俟。恐吾家人誤被匈奴所擒，思在此地候之，更為妥實，故於今日特踵貴肆焉。」旅主曰：「凡中國人欲投秦嶺，必由此去，相公之策不差。」三緘曰：「所愧者身無半文，一飲一食，須與旅主欠著，俟家人到日，如數償還。」旅主曰：「一人所食幾何，只管寬心以待。」言言語語，日已西墜，旅主撤席，另設牀榻與三緘臥之。三緘臥時，將草履卸下，祝曰：「吾非草履，安到於茲，他日還鄉，必供以香火。」祝已而臥，夢寐中見一老道向前言曰：「是履到此，爾無大用，可還吾來。」三緘曰：「願祈道長垂憐，借此草履以歸故國，然後相還。」老道曰：「爾回故原，不必此履矣。」遂以所持之杖，向履一擊，履化雙鶴翱翔空中，啞然一聲直冲霄漢，老道亦渺。三緘驚起，急索草履，不知所之。次早言於旅主，旅主稱奇不置。

三緘曰：「吾承旅主厚恩，安居於此，究不知杜公歸去，有救吾之心否也？」旅主曰：「爾耐候之，自有音信。」卻言恒恩領主人命，曉行夜宿，風塵勞苦自不必言。一日午刻，已抵蘆花溪，轉轉旋旋，竟至旅舍。旅主問曰：「客從何來？」恒恩曰：「中國。」旅主曰：「來茲何事？」恒恩曰：「奉家主命，特到秦嶺迎公子歸耳。」旅主曰：「爾公子何名？」恒恩曰：「三緘。」旅主曰：「爾公子三緘，係前歲充配遼陽者乎？」恒恩曰：「然。」旅主曰：「如是沒已久矣。」恒恩曰：「杜公歸時，尚言身居嶺東草舍內也，何時沒之？」旅主曰：「自杜公去後，未逾一月，即染疾而沒焉。」恒恩聞言，大哭不止。旅主笑曰：「毋泣，毋泣，爾家公子已在吾舍。爾入左室，自得相逢。」恒恩遂止悲聲，急入室內，果見公子臥於榻中。近榻呼之，三緘蘇，突見恒恩跪地，忙然起榻，泣而扶曰：「恒大哥何時到茲，老封翁與老封母安否？」恒恩亦泣曰：「僕適到此，封翁封母俱安泰無恙。」即將家音暨有罪文書交與公子。三緘視畢，復命恒恩坐下，家中事事問楚，然後呼食同餐。次日，命僕持文交南關驛吏，當得遣發文書一角，三緘不勝歡欣。旅主是夕為三緘祖餞，三緘謝銀十兩，不受，爭推良久，強納於袖而後受之。天剛曉時，旅主飯食已設。三緘餐罷，拜辭旅主向陽關而去。

歸心似箭，足底無停，不覺不知，已抵都下。急到梁公子府內，會拜父母，抱頭大哭。公子在側，雖婉言勸解，亦難禁淚如湧泉。三緘拜見父母后，轉拜公子，代奉甘旨與調停宥罪之恩，公子遜謝不已。翌日，公子治酒一筵，請杜公過府，三緘且泣且拜，感激之恩難以言傳。

消閒數月，轉歸里閭，心厭舊日所居，村民甚眾，不堪煩擾。覓及西莊之近山近水者，另建房廊，繞戶一派溪流，左右迴環，甚為幽賞。三緘喬遷於此，足跡不出門庭，日日勤奉高堂，暇則閒遊村郭，一切功名富貴以及訪友求道之事毫不關心矣。